明季北略

明季北畧卷之三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天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御諱由檢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初封信王天啟六年王年十七矣魏忠賢欲封國以遠之勸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六月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閏六月欽天監奏信王婚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

時撥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伺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二十二日安牀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即所娶爾節聖母也丁卯八月十八日熹宗疾篤內諭奉聖夫人客氏予侯國興擬封伯爵即行具奏十九日魏忠賢與羣臣議垂簾居攝宰相施鳳來曰居攝遠不可攷且學他不得忠賢不悅而罷諸臣請信王入視疾二十二日熹宗病革召王入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王遜謝而出申時熹宗崩首相施鳳來張立極英國公張惟賢

等具牋往信府勸進忠賢結信邸舊監徐應元遂自
請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羣臣聞之咸欲奔入
至殿門宦者不納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閹攜劍
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
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卽皇帝位
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詔以明年戊辰
改元崇禎自洪武至帝凡十有六君云

客氏出宮

九月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

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初魏忠賢肆惡如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視為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前騶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既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

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

陸萬齡下獄

初熹宗時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也許之或謂恐聖駕幸學不便乃已至是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刼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旨下陸曹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某欲上

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遂殂。一日上見惡生李噢日比忠賢爲周公疏卽逮問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忠賢大權卽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遼餉上允之

崔呈秀回籍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猶敘功加蔭甯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翼鐵券成猶命給之既而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借廠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源亦參崔呈秀奪情爲安忍于無親御史賈維春亦參

崔呈秀說事賣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錢元慤參魏忠賢 十月二十五

吏部主事錢元慤疏參魏忠賢曰稱功頌德徧于天下勝于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五等畀于乳臭勝于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佈要津勝于王衍之狡兎三窟與金輦寶藏積肅甯勝于董卓之郿塢私藏動輒稱旨鉗制百僚勝于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善類元氣傷殘勝于衛甯之鈎黨逆案陰養死士陳

兵自衛勝于桓溫之複壁置人廚側告訐道路側目勝于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罪惡萬剮不足以盡其辜或念先朝遺奴貸以不死勒歸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組歸鄉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閑棍之陳大用長兒田爾耕契友白太始龔翼明等或行誅戮或行黜放庶幾朝廷肅清海內允服疏奏上批該衙門知道忠賢懼其黨吳淳夫李夔龍田吉阮大鋮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凡掛彈章者俱自陳求罷上咸准回籍

錢嘉徵叅魏忠賢十大罪 十月二十六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叅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羣臣上疏必歸功厰臣竟以忠賢上配先帝二曰蔑后羅織皇親幾危中宮三曰弄兵廣招無籍與建內操四曰無君軍國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尅剝新封三藩不及福藩之一忠賢封公膏腴萬頃六曰無聖敢以刀鋸刑餘擬配俎豆七曰濫爵公然襲上公之封覩不知省八曰濫冒武功武臣出死力以捍圉忠賢居樽俎以冒賞九曰建生祠一祠之建不下五萬豈士

民之樂輸十日通關節乾兒崔呈秀孽子崔鐸貼出之文復登賢書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剮不盡上覽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于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應山一疏璫罪大著然懼慄禍以後無敢有發其奸者矣至是而元惡首參其罪嘉徵歷暴其惡使逆賢無逃躲處真膽識雙絕可與大洪疏並垂千古

庚戌二月十九日用賓雨窓評

魏忠賢謫鳳陽十一月事

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准閑住遂奪司禮及廠印發
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三爵上准改又疏
繳進誥劵田宅上着吏戶工三部查收禮科吳宏業
戶部主事劉鼎卿刑部員外史躬盛御史安伸龔萃
肅副史潘曾紘紛紛上疏或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
許顯純倪文煥阮大鋮或攻操江劉志選兵侍潘汝
禎等俱干連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縱上俱
不發票將疏留中密詢宮府查彼過惡凡逼死貴人
擅削成妃甚至動搖中宮事事有據又參閱奏章倒

奪大臣黜逐言官縱容校尉到處拿人監斃忠良無數又分布心腹掌握兵柄結交文武把持津要假拿奸細搜剔富戶追比官贓入巳又熹宗病篤假傳旨廕客氏歷大僚等莫不是實上震怒批云崔呈秀着九卿會勘魏忠賢着內官劉應選鄭康升押發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徐應元爲忠賢分解上罵曰奴儕與奸臣相通否一百棍發南京去忠賢遂將珍寶四十輛馬千匹壯士八百行通政使楊紹震劾逆賢在逃擁兵云云乞早肆諸市朝疏奏上即傳旨兵部云

朕臨御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黨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致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其經過地方着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時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罪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欽此

魏忠賢自縊

兵部聞旨即差千戶吳國安前去扭解魏忠賢至新店距阜城縣二十里落得李永貞飛報知不免晚至縣宿尤克簡家時有京師白書生作掛枝兒在外廂唱徹五更形其昔時豪勢今日淒涼言言譏刺忠賢聞之益悽悶遂與李朝欽縊死劉應選晨起見之大懼與心腹至忠賢卧室收取金寶佯呼云忠賢走矣我去追耳遂南馳鄭康升宿袁光燦家驚起報于縣申文上司將車輛寄庫隨人寄監上籍其家焚刑具

時璫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

予聞上始登極問羣臣曰堯與舜孰賢羣臣對曰堯善上曰不如舜能誅四凶意指魏閹也

張瑞圖同籍

十二月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于河間一日上至贓罰庫見逆賢珍寶嘆曰天下脂膏被奴刻剝殆盡忽顧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上

大怒。即着回籍。

誅崔呈秀

時崔呈秀在蓟州一聞，即見受刑諸臣。忽報會勘，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五十七歲矣。靈犀亦伏劍死。家貲籍没。呈秀斬首。

樵史載呈秀自縊在十月初四日。或奉旨斬于蓟州，在十二月也。鍾秀弟凝秀，浙江總兵。予録文僖五篇皆中。

姚士慎叅田許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奏曰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鎮撫司逆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云云上即着原籍監候處決已而伏誅籍其家天下快之李永貞斬劉若愚長繫

掠死客氏

上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其出入掖庭多攜侍媵謀爲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

聞香心動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

附記　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内監秉燭繞行徧閱壁隅寂無所見上旣不言羣臣復不敢請已而遥見殿角火星微爍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璫持香端坐于内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于政事故爇此香使慾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固疑有是命去之

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徧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即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二事皆魏閹蠱惑君心之計自古人主與賢士大夫接則聞正言見正事君德有成一入深宮即與婦寺相狎矣既躭聲色朝臣日疎內豎肆虐往往由此

贈諡諸臣

羣臣奏曰。楊漣之死。爲忝逆賢二十四罪。繆昌期之死。爲代楊漣刪潤本稿。萬爆爲劾忠賢李應昇爲申救萬爆及阻忠賢陵工叙功。魏大中不肯與魏廣微通譜。周順昌爲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等俱不附逆。高攀龍爲劾崔呈秀夏之令爲奸細傳孟春事與賢忤。蘇繼歐因送飯楊漣。又與崔呈秀有隙。周起元爲與織造大監爭論。同知楊姜因波及黃尊素受害。各官俱無辜屈死。遂各贈謚及廕云。

廷推六相

十一月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季北畧卷之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思宗光宗之子熹宗之弟也丁卯八月即位戊辰改元崇禎自太祖戊申建元洪武迄今戊辰共二百六十載帝在位十七年甲申之變以身殉國宏光朝禮部尚書顧錫疇議諡廟號思宗烈皇帝周皇后為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乙酉二月禮臣

曾紹甯請改諡毅宗烈皇帝 大清朝攝政王入燕命明之詞臣中允李明睿議諡號明睿諡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故 大清紀則稱懷宗從時憲也而草野無知或稱思宗又間稱毅宗者傳舊聞也顧錫疇蘇之崑山人曾紹甯常之武進人李明睿江右南昌人

按諡法慈仁短折曰懷昔劉聰寇陷洛陽執晉懷帝殺之年甫三十宋端宗爲元兵所廹崩于碙州年纔十一是懷與端俱非美字先帝以身殉社稷

大義也攝政王入京首命議諡尊帝之意可知而
明廷以明之舊臣素膺寵渥不以美諡加帝而稱
以懷端是視帝與青衣天子及夭折童子等耳而
遺聞猶謂其公忠鍊達過矣
予思太祖戊申建元思廟戊辰改元止于甲申是
戊起而申止也明之大統始于戊申亦終于戊申
豈非數歟

倪元璐論東林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啟二年壬戌進士授庶吉

士思宗立爲翰林編修元年正月上言畧云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强骨二月居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臣

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軒號起田常熟人會元景淳之孫也萬歷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調江陵令行取考選授戶科給事中感時事上六不平疏曰如張差

一案主風顛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衷然主挺擊者
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
梃闖入內室爲紀綱者尙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
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甯
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忌
幽囚今既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
調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卹殊恩并復官而靳之
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
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

一案主弒逆之說者固爲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予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僇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晝錦郎今聖明在御褒忠殛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愼行尙推敲敢事不遺餘力而么麽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

移宮後一截處分以補楊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宮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䘏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宷孫愼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事者罪撫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遥福堂甚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非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

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王意無非羽翼先帝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乃今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即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即贈廕卹

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飲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又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黨取容權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巍巍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輩雖罪未盡職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旣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欽定逆案王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遂擅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發屍生

不號奪鶴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闊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已無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藏鋒于脫網或幽貞抱泣于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尚多訛亂之言或黜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鑊直陳其原委

韓一良論賄賂

六月戸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

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皆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衙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常朝令夕考庶幾太平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

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乎近功者。非遼事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月。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貪風不盡息者。皆言利有以啟之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宗周字啟東。紹興山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歷二十九年辛丑進士

溫體仁參錢謙益

十一月壬 御殿閣召問溫體仁參錢謙益浙闈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暗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辯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秋關節是眞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旣眞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旣有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

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辯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扯着錦衣衛拿下

袁崇煥陛見

先是崇煥在甯遠專主欵六年十月遣喇嘛僧鎦南木座等往　大清軍中唁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喇嘛請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爲遊言所愚七年二月崇煥奏敵使恭順求欵上亦謂誠僞未可信七月崇煥以主偵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和議未就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

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爲陛下肅清邊陲上曰五年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眞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算否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癸未賜崇煥尚方劍

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于 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

文龍歲後須通書崇煥請殺文龍併許還遼　大清
主從之崇煥答書密允有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
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因以奏減島糧兵變可圖遂減
八萬止解一二萬八千後去兵不解時屯田主事徐爾一
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有載任東事者如經畧楊鎬則
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
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杜松則挫鋒其餘不可勝述
而投降者亦不知幾許大有如毛帥開鎮九年護持
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

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次遂上疏。竟不省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崇禎元年。 大清朝五二十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一戰敗降。文龍。 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大淸收諸部落

初廣寧塞外有炒化暖兎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逆上旨。並革其

賞諸部閔然會塞外飢請賑上堅不予于是東邊諸
部落羣起叛去 大清遂盡收屬建州而邊事不可
爲矣此元年七月也

甯遠軍譁

元年七月丙申遼東甯遠軍以缺餉四月不得大譁
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淳置譙樓上箠擊
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厭遂借商民得五萬自肅草
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既袁崇煥至宥首惡捕其黨斬
十六人

初自肅奏請而戶部不發則罪不在自肅而在戶部明矣至崇煥斬其黨而宥首惡顛倒如此安得不啟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譁也

流賊初起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然從卒逃卒驛卒飢民響馬雜民是也天下形勢莫强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鬬故六者之亂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崇禎初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富林村有富室錢之賢子文俊用賄入庠縱惡營利僮僕恣橫通邑恨之

時鎮守省城總兵官王國興招家丁五百人內有吳榮賈奇李興張文等素無賴貸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負本銀文俊屢索吳等竟無償頃之閩總戎發糧遣七人覓吳賈等詈而毆之擁之行府前諸兵俱忿追奪而還錢僕被毆垂斃文俊白于王國興曰吳榮四人貸銀四十七兩本利不償擊僮將斃乞總臺明斷國興曰家丁甚貧兄何慨借多金此言無據本府修書學院公斷方明文俊恐賄以三千金國興拘四人庭訊吳榮等曰止負九兩甯有四十七兩乎

文俊持前說國興各笞三十擬徒下獄追比衆兵怒巳而錢僕死者三人文俊馳院控理兵衆譁擁署前兵意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殺文俊邪大怒曰有理當辯奈何聚衆鬬公庭卽擒數十人笞之悉下之獄衆兵將刼獄入白國興國興止之進見邪備言軍心欲變請貰其罪時重文輕武總戎秩雖高自文臣視之猶藐如也邪謂國興曰汝縱家丁反子將奏汝此罪非輕國興懼而謝曰下官潰犯辭出諸兵皆憤入獄刼吳榮四人去遂毀文俊全家擄掠室廬復入

察院獄中刼出衆家丁邢知事急出諭招撫諸兵見而毁之遂肆殺掠各官逃匿時兵僅數百人而飢民及無賴附之者即有萬計出城結營東山推才勇十人爲頭目第一闖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埽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塌天王劉國能第六混世王第七過天曉張五第八滿天星第九曹操王羅汝才第十老狪狪馬守應焚殺姪掠殆無虛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爲流賊之始

漢南盜起

十月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畧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畧陽偪漢中等處。

白水盜王二

十一月延綏飢土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飢民附之。時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耄。惡聞賊警。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刼宜君縣獄。北合嘉允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誌異

三月二十日辛巳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

五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碗次如斗時出入民舍民各禳之不爲災

五虎五彪 補書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五虎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贓發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邊衛充軍以爲附權蠹政之戒

明季北畧卷之五

錫山計六奇用賓纂輯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懋兵科左給事

初上即位勵精圖治軫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遣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

所得食未幾秦中疊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上命御史吳牲賫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煽之遂相聚為盜而全陝無甯土矣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抑其故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衆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詛呪之圖其形而叢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東莫肯為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

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為非

原有妙用。只須汰其冐濫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驛貧民而爲盜乎

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馬驛應付馬騾船隻人夫額數。以供差役傳報。通天下血脉。久之弊生。嘉靖三十三年。始分溫良恭儉讓五字。溫字五條供聖裔眞人并差遣孝陵之往來。良字二十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內出者。恭字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儉字二條。供優恤。讓字六條。供柔遠。而火牌專供兵部走探軍情與邊鎭飛報。亦分

內外換三字以清楚之除奉旨馳驛者不爲限制。外餘各臨時裁酌遞有增減至萬歷三年更分爲大小勘合。仍以五字編號。其中王府文武官員用大勘合監生吏舍等用小勘合大勘合例用馬二匹夫十名船二隻。照品崇卑定例支應或一支六或一支八極之一支十而止。小勘合實塡數目不許增減或四馬十二夫或六馬十六夫極之八馬二十夫而止迨天啟末年援遼援黔征兵征餉起廢賜環武弁內官。海內驛擾。加以冒濫驛困實始

于此科臣劉懋遂進裁之一疏總五字之五十一條酌爲一十二欵

一衍聖公裁定夫六十名馬十六匹船二隻如帶典籍掌書廟丁醫獸等事差有煩簡隨時酌給

一張眞人裁定夫五十名馬十匹船二隻如帶法師二人掌事一人驢各一頭

一顏曾思孟加五經博士裁定夫二十四名馬六匹船一隻此崇禎二年五月初三日裁定其餘文武諸臣不及悉載

毛羽健論衛軍官兵及屯田

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奏曰太祖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錢之兵何兵也卽今各省直之衛所軍也其養之何用原以備征調也客兵皆轉餉而衛軍獨屯田民皆起賦而屯田獨收粒此卽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成祖文皇帝遣英國公率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廣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之調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復如馬昂之討水徭韓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西甯酉沙把白能之討襄

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蠻萬鏜之討蜡爾苗潛
潛之討思恩岑濬鄧文盛之討脊爐酋阿傍李化
龍之征播州酋楊應龍凡此皆用衞所軍也然則衞
軍何嘗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
王剌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宗自領鐵騎出喜峰口
擊鞏頁哈此京兵之出征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
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大寧朶顏成化二十年俞
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宏治十八年寇大同保國公之
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衆北向陛完馬

中錫之亥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肅、金獻氏之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兵又何嘗不征調乎、不意廢弛至今、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于居重馭輕之說、久不從戰、旣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卽調發、乃更別議召募、至召募而伺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屯糧、卽猶京兵之食月糧也、千日養之、一日不得其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既不用其軍、便是徵其屯粒以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秖知就窮民議加派之糧、不

知就衛所中尋食糧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客兵用衛兵之一法。欲用衛兵。惟有先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又弊極矣。軍士利于屯田之無籍。可以免征伍也。則私相賣。豪右利于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徵輸也。則私相買。營軍官利于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則一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補。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無一二矣。今誠以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只任責成。勅令于凡軍丁之逃亡者鉤攝之。死絕者頂補

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遇有征調。即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如此則軍既赴調本衛屯糧。便可取作營中月糧。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之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瞋目語難。其利三也。各自認其本額。官將不敢彼此參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敢鼓譟。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

毛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四川道

縣知縣謫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劾楊維垣阮大鋮爲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着謂驛遞一事最爲民害首宜釐革上深是其言後坐袁崇煥黨革職歸卒

張延登請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奏曰自去歲閩寇闖入浙中臣督三匯水陸官兵協勦敗衂遠遁近擄偵探自李芝奇叛鄭之龍而去其黨若陳成宇白毛老赤紫哥桂叔老鼠入閩粵之界約船六百餘號釜游

不定。彼荒歉無所得食。海洋寥廓。順風一葦可航。萬一復來。爲害更烈。臣思善後之策。獨海禁一節。爲目前最急之着。按海寇之始。出于閩民通番之弊。通番獲利十倍。人捨死趨之。其流禍遂至不可救藥。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天啟七年三月。撫臣潘汝禎奏浙閩俱瀕海鄰倭。慮奸民勾引。禁船隻不許往來。日久玩愒。出入毋禁。以致崇禎元年海寇大舉入犯。

細[illegible]閩船之[illegible]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

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甯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綵綿駕海出洋每賃興化府大海船一隻價至八十餘兩其取利不貲一曰釣帶魚船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甯之普院山等處出產帶魚獨閩之蒲田福清縣人善釣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官軍不敢問此二項船皆與賊通賊先匿大陳山等處山中為巢穴偽立頭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為輸銀之多寡或五十兩或三十二十兩不等貨未

發結票謂之報水貨賣完納銀謂之交票毫厘不少時日不爽此二項船實盜賊勾引之囮媒也至浙人之自爲害者奸船爲最前釣魚船搭廠于山藂船于海內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鄉紳旗號裝載酒米與漁船貿易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是划船者又盜賊兵糧之齎送也欲淸海禁非嚴禁三項船不可或謂水行埠舊有船稅禁船則商賈不通稅何從出不知舊規兩處商人俱卸沙埕倒换貨自南來者如糖蔻椒藤諸物

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閩船以出杉木船。獨不可責之易乎。明禁既行。但有由外洋竟至定海者。卽以越禁重處。如此則稽查既易。而税亦不至乏絶矣。或又謂海上居民以海爲業。剣船若禁。樵採何資。臣又訪大様剣船隻桅木槳。使捷如飛。勾引最易。今須令近海縣分有司按船編號。止許兩划之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歸。不許窮洋極島。船小則不能重載。限日則不能遠去。官旗各色。盡行禁革。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南居益請發軍餉

三月二十八日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奏曰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故務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司農告匱延綏甯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矣去歲闔省荒旱室若懸磬野無青草邊方斗米貴至四錢軍民交困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盜蜂起刦殺之變在在告聞適青黃不接匱乏難支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鏑馱馳控弦者千百成羣橫行于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

韓城蒲城之間所過放火殺人刼財掠畜廬舍成墟雞犬一空涇富二邑被禍尤酷屠掠淫汚慘不忍言卽有存者駭鶴驚風扶老攜幼逃竄無門時勢至此百二河山危若累卵揆厥所由皆緣飢軍數數鼓譟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遂至不可嚮邇爲今之計欲剿賊必先稽離伍之軍欲查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士不宿飽焉無餘勇枵腹荷戈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能制此洶洶驕悍之卒哉今惟發三十萬餉以給之

庶可弭脫巾之禍于旦夕。不然崤函以西。且潰散而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唇齒俱爲搖動。天下事尚忍言哉。

無錫災荒疏畧　世民疏

自天啟四年至七年。無錫二年大水。一年赤旱。又一年蝗蝻。至舊年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後。突有異蟲叢生田間。非爪非牙。潛鑽潛嚙。從禾根禾節以入禾心。觸之必斃。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雖有子留於其時。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

閭鄰家自盡相與效尤至于今或飢婦償布易米放梭身隕或父子磨薪作餅食噎而亡或喫樹皮吞石粉枕籍以死痛心慘目難以盡陳

太尊覆申文云五邑惟靖江無災江陰雖有蟲而不爲甚害不過二三分災耳若無錫宜興武進三縣則無一處無蟲無一家田禾不被傷三縣相較武進八分災無錫宜興九分災　太尊曾姓名櫻江西峽江人萬曆丙辰進士時入覲三日一哭于戶部必欲求改折以甦民困而總督倉場郭允厚戶部尚書王家

禎。堅執不從

馬懋才備陳大飢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啟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奔馳四載。往返數萬餘里。其間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以充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為皇上言之。臣鄉

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耳與

其坐而飢死。何不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序來之時。已

淵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引盜賑飢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率而爲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以徧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

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桂王寢殿坍塌

桂王常瀛四月二十七日奏曰。三月初三寅時臣正起梳洗身側如雷震響正殿盡傾。有該撥女子崔祿壽呂壽喜韓榮祿崔遐壽楊祥壽呂福喜六名在內止。餘竟皆壓死。痛念臣蒙先帝隆恩。分封衡地。時遣內官監太監黃用工部營繕司主事高道素費五十餘萬金錢。建造府第。乃臣之國僅有二載。而元年九

月初八日則寢宮後殿挽梁損墮擦臣右臂而下臣
命幾爲不保此時二官猶未離衡目所親覩臣已具
本欲奏値皇上初登寶位未敢以此驚瀆天聽致厪
遠念而二官亦自知罪進修理銀五千六百兩又進
問安銀四百兩且又訴其七年勞苦之狀臣隨中止
今則前殿復塌幸在刻時先後臣未入殿行禮耳否
則亦爲不免矣

宫殿覆壓雖爲胥高二人賤買朽木之罪然建國
甫二年卽遭此二變天之所以警之也異日流寇

逼陷播遷兩粤。其機已兆于此。

倪元璐疏三案

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時閹臣魏廣微媚魏忠賢。欲掩釋楊璉二十四大罪疏。纂三朝要典。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成書。元璐疏公議自存。私書當毀。上之。　四月疏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鬨于淸流。而三朝要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盖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

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擬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出此

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詔毀三朝要典

附記　華琪芳字方侯號未齋無錫人天啟乙丑會元廷試第二人思廟立罷歸每歎曰吾不纂修三朝要典今相矣蓋自悔也吁失足一時遺恨千古可不慎歟

欽定逆案

二月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亦以七等定罪一

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二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三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四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五曰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六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七曰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喬應甲釀禍

正月六日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

告急請兵陝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流賊肆掠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奏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固原逃兵掠涇陽又掠富平二十九日乙酉復掠涇陽執遊擊李英

劉應遇敗賊

二月二十日丙午商洛道劉應遇李毛兵入漢中合

四川吳國輔兵敗賊。賊走漢陰，遂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劉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漢南盜平。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三月二十日丙子，流賊掠貞甯、甯州、安化、三水。四月犯涇陽甘峪，遊擊高從龍被殺。九月　大清兵圍薊州。十二月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逃者，因與飢民合勢，嘯聚山澤。上命馳諭陝西巡撫劉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

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吳煥奏秦寇

是年四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延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雙泉堡大鎮東西街口有大井二。故名父名守忠。務農頗饒。生二子。長名鴻名。又二十年。爲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五月生次子名鴻基。卽自成也。九月。鴻名生子名過。十二月。鴻名死。先是守忠父李海一名勢。俱單傳。惟守忠生二子。然鴻基生而鴻名卽死。亦單傳耳。鴻名死。三年妻改適。守忠撫鴻基與過。八歲就塾。二人不喜讀書。酷嗜拳勇。各不相下。守忠屢責不悛。年十三。鴻基母死。竊與過出外朋飲。里有劉國龍。亦同庚。相遇甚

歡。借任郊外馳馬飲于村肆。相謂曰。吾輩須習武藝

成大事。讀書何用。次日具牲禮詣關廟。倣桃園故事。

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

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掩衣欲舉。不能動。兩

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國

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復提繞殿一周。置于舊處。道

士驚賞曰。汝父爲善。故生汝。鴻基大言曰。大丈夫當

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歲

曾夢偉將軍呼子李自成。今即改名自成。號鴻基。國

龍等稱賀由是三人數聚飲守忠嗔責復將延師東之自成私走延安聞羅教師最爲將武藝超軼遂師之日與其黨馳射大喜越四月移書國龍與過云予在延安師羅某習武汝二人速來同學不可虛廢歲月正月十六日守忠見書往覓時自成于羅處初習單刀不即歸羅固勸之乃還越三月守忠恐復往乃延羅某于家使劉李三人師之年十八自成性喜生事守忠爲過娶鄧氏而自成欲擇美婦遂遲半載娶韓金兒艷而娃年十四適西安老紳爲妾以行斥繼

爲延安監生妾又見棄至是自成娶之其夕守忠夢土地告云。汝家禍祟入門。百日內有大灾。速與汝孫暫避河南。勿被虎傷。倘違吾言。後悔無及。汝子自成有禍無害。守忠覺不樂。遂與過託進香泰安去。月餘自成往延安。韓氏與里棍盖虎兒有姦。越半月自成歸。晚宿十里舖。夢韓與少年偕寢。欲殺之。少年走。乃殺韓而寤。黎明即行抵家。宛如所夢。舉刀直前。盖虎兒以縧袍禦之而逸。遂殺韓。衆挾之赴縣時署篆艾同知曰。汝妻不良。殺之固當。但捉姦須雙。今止殺妻。

於律不合遣孟縣丞往驗次日庭訊笞二十下獄自成倩丁門子賄二百金乃出即發審單云李自成因妻韓氏不良而殺之却無姦夫同殺爲證何以服人况不合律姑擬徒俟獲姦夫再審自成怒曰殺死姪婦理之當然奈何受金而罪我會須控憲丁聞之而懼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遁走甘肅二年已巳冬　大淸兵十萬大入越薊薄京京師戒嚴徵兵勤王甘肅巡撫梅之煥有文武才總戎楊肇基素稱驍勇奉旨赴援自成投軍居肇基

麾下邊地多盜孽基每使親兵往剿止事刼掠獨自成見壯士輙釋去每云東海舟頭亦有遇處已而陞總旗屬下五十人俱稱長官甘肅東有盜警自成心謂響馬頗有英雄可結一二以作異日爪牙因請往捕甘肅與蘭州接壤有高如岳者膂力絶人善騎射白袍白巾聚黨百餘服色悉按五方居土山堰下自稱闖王時出行刼自成引兵搜三日如岳以八騎至自成列陣以待如岳曰高闖王在此速讓道自成曰觀若亦是好男子何爲作此舉動予特奉令取汝如

臣曰能者來戰飛騎突至自成迎戰良久藝勇悉敵知不可力爭乃謂之曰自古好漢識好漢觀汝狀貌定非凡品可下馬相見有一言奉告遂各敘禮歡如魚水同至土山結爲兄弟宰馬設誓云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祐酣飲達旦自成將行語之曰自此以往勿復行掠予若功名小就請同處邊庭倘鄙願有違相從不遠乃別自成回鎮以他級報功遂陞把總適徵兵檄至梅撫憓鎮勤王以王參將爲先鋒自成與劉良佐不服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

人自成曰。甯爲雞口。毋爲牛後。良佐曰。昔郭子儀本行伍中人。後爲天下大元帥。我二人有才如此。甯憂不富貴。自成曰。大元帥何足道。漢高祖劉知遠。我太祖皇帝。豈祖宗傳下天子。亦是平空做成事業者。楊王將安識吾兩人。時師北行。王參將居前隊。楊總戎統中軍。過蘭州犒師。秋毫不犯。次日百里抵金縣。邑小令怯。閉署不出。王參將入城欲見令。有兵譁于庭。各六人。半爲自成卒。自成怒。與良佐等縛令出。欲見肇基。適遇參將刺殺之。時良佐妻子在蘭州十里庄。

自成子身聞如岳有衆八百卒所部在時高壓下勇
士有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數人
刼掠郡縣官兵屢敗會于臨洮府城外關廂人家掠
美婦五邢氏趙氏佘氏安氏鄔氏而邢氏尤絕色如
岳變之妻鮑氏妬甚適自成至遂以邢氏配之每日
賊將輪刼貨錦自北都返報 大清師已退將推督
下勦衆有懼色其議乘兵未至掠卒民充陣以精兵
繼之于是各統所部在渭原河州金縣甘州等處刼
掠所至之地即起火名放亮兒所掠衣服等物即令

姦民見至營中持刀問云願從否如不願即云我送汝去一刀殺之苟願從又問有父母妻子否無則不問有則問想否不想則已倘云想之吾送汝去復一刀殺之凡初獲者必縛五日始釋有逃而復獲者則截其耳或黥其面兵遇之反指爲眞賊解官請賞主將不之省斬首示衆故不願作賊者既爲賊所掠亦無如之何而從之矣由是衆至數萬

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譁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

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允反，往投焉，後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于鄉里，後隨衆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家原是個補鍋的，初是只七十人相從，後漸結聚，及併了老猸猸、小表英，兵纔有數萬。

各本俱載賊首高迎祥，而此獨言高如岳，是一是二。

存實以俟攷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敵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船入市自是島中京餉俱着關寧經畧驗過始解朝鮮貢道徑寧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中大飢取野菜爲糧初文龍稱麾下兵二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日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

龍大不平上章請餉又累奏寧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文龍曰知島中軍飢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滅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彼奏滅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滅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况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八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甚至且曰遼東海外止爾貴鎮與本部院兩人同

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餉匱軍飢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諸軍安飽指授方畧則功可成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　大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䠀激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款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鎭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鎭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鎭兵一　往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

軍士擁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入圍崇煥謂衆軍士曰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拜今後勿憂無糧只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即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與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甯遠過亦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糴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鐵撫集遼瀋逃民

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倡捐商賈錙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國家銀一百五十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惟將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旣出上旨亦勿辯遂西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劍殺之諸將伏屍慟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

如故命殞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悖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併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奠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下曰若等被王帥侵糧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爲四　毛承祿及旗鼓徐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繼盛分將之遂回甯遠

鍾萬里解夢

毛夫人張氏居杭聞文龍死疑未得報有所親鍾萬

里曰昔振南祈夢于忠肅祠授詩前聯云欲效淮陰老了一半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振南五十一歲作元戎非老了一半乎後聯云好個田橫無人爲伴蓋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今云無人爲伴是自死于島矣已而果然杭人莫不憐之

崇煥揑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聞余邑高忠憲當遣使閱島時語之曰若往須圖其山川以歸使者至微行四境盡得其險易而還

忠壽披圖歎曰是扶餘國也使者故高公門下士然則文龍功高不賞之疑非獨錢龍錫輩而已

逮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祖大壽同入崇煥進闕不數武一內監趨出曰萬歲爺在平臺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者錦衣拏擲殿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杻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

太監車天祥諭慰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遼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餘衆隸麾下。 大清師聞報撤兵。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具述崇煥通敵根底。入奏。上命法司追崇煥書。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崇煥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歷己未進士。

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與予云。昔在都中見磔崇煥

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滿桂戰死

十二月。大清兵復圍城十七日丙寅滿桂率師救援　大清兵大至桂敗收兵。十七丁卯。滿桂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陣安定門外。自辰至酉十餘戰　大清兵屢易。桂箭創發墜馬歿。子陣申甫夜襲營。又戰沒。黑雲龍麻登雲被執　大清復攻城。都人大懼。會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戰　大清兵乃退。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舊學場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為聖人里中因呼為劉聖人天啟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與同官金公聲多客死士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已巳冬北兵入日聲先上疏得召見薦公并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拔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戎事已而滿桂申甫俱戰沒公誓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通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

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溝距遵化八里而營娘娘由廼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　大兵驟三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灰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爲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間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一矢中膝遂引而絕諸

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援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廕一子。

公之爲人文文肅嘗詳言之。

寗還醇良鄉列難

寗還醇字子眞陝西三原人天啟乙丑進士己巳令良鄉十二月北兵薄城屬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面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選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爲好人不願諸君子爲好官還醇常諷誦不報云。

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節。廕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官李獻明。奉命查薊密軍餉。抵遵化　大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餉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爌、香河知縣任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諫、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總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已巳之役。　大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涿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

三擁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薄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取者，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拒兵至而免者，樂亭、撫甯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合史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合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之請兵捐餉，何至一朝同歸于盡。丙如固安令劉伸守而不能守，所欠

一死。良鄉香河遵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灤州守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愧其官。而保定司理李獻明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雅等。失地喪師。不可語于列難之列。其最劣者。則盧龍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士得力居多。時巡方董遂初。見漷縣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域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此。貴縣何恃而不恐。沈域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遂初爲改容以謝。卒幸免焉。

商敬石善射

大淸裨將引六百騎在興山至河西忽十二騎突至
欲擒之十二騎善射裨將三人皆中目而死諸軍悉
前應弦而倒殪者甚衆　大兵悉去刀發矢十二人
俱以手接無一傷者兵退十二人追射死者三百餘
人矢盡乃止蓋十二人乃響馬賊商敬石爲首聞
大兵入約其黨欲建功至此忽遇耳遂至通州鎮守
營報功守將申兵部兵部悉隸之于麾下時　大兵
大隊將至河西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殺兵四百

乃不在。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大清兵至昌黎將抵城下時邑令左應選初蒞任勝署過人聞報登城周望諭百姓勿恐數日當自退即閉城拾火藥兵至列藥干城俟攻時始發是藥止及百步外亦不納砲中臨敵燃火散下須臾如火星飛墜兵衆傾傷乃退。大兵至漷縣何大綱張洪詩率萬騎赴救斬一將馬世龍率縣勇五百人會之奪車輛而還。

誌異

是歲江陰城鳴時吳鼎泰爲令及順治二年乙酉江陰被屠距己巳凡十有七年